

# 一张珍贵的饭卡

□陈真



雨天闲来无事，我收拾抽屉里的杂物，在角落里意外发现一张高中时代食堂里的饭卡。它原来是属于我的一位老师，可最后却成为我囊中之物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因为热衷于文学写作，我有幸结识王飙先生。他当时是市里比较知名的作家，畅销期刊的签约作家，同样也是我们学校的工会主席。

王老师为人爽朗，虽然不代我们班级的课程，但对待我却俨然自己的孩子。记得那是一个下午，我和他一起参加学校的宣传工作会议，因为我还要上晚自习，就提前离开会场，到校外吃饭。等买饭回来又碰巧遇到王老师，他叫住我，从贴身的兜里掏出自己的饭卡，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是学校发给我的饭卡，里面大概还有几百块钱，你拿着用吧。”

我一时不知所措，并没有伸手接住，而是有些疑惑：“谢谢老师，不用了，我有钱吃饭，怎么能要您的饭卡呢？况且您也得常常在学校吃饭呢！”

“我快要退休了，以后就不常来学校，所以就基

本上不再去食堂就餐，饭卡里是学校给我充的餐费，如果不用的话，扔在一边就太浪费了，你拿着吧，也能帮你节省一点生活费。”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这时，在一旁的学长李丹崖先生也说：“拿着吧，看王老师对咱们多好！”我只好满怀感激之情，接下这张饭卡，向老师深情地说了几声“谢谢”。

王老师看着我，怀着希冀：“你快要高考了，最后这几个月千万要注意身体，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补一补。我相信你，肯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我就在家等着你的好消息！”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把这张饭卡揣进兜里，手紧紧地握住它，许久都没有松手。

每当到食堂打饭，我都会使用老师送的饭卡，自己的饭卡都被弃之不顾。刷卡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受到王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，心底流过一股暖流，这张饭卡伴随着我走过高考前那段艰苦的岁月，让我在失落的时候重拾奋斗的信心。

一个周末，我参加王飙老师的散文作品研讨会，并且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。我向大家分享自己与王老师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，顺便讲述王老师对我的关照，以及他在个人品质方面上对我的影响。

去大学报到的前几天，我买了一些水果去看望王老师，也算向他告辞。王老师又向我“训话”，并且送我两本名著，叮嘱我在大学要好好努力，争取在文学创作和学习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绩。

如今，我看着这张小小的饭卡，觉得它像一块珍宝。我会细心地珍藏它，因为它记录了我与王老师之间浓浓的师生情谊。

# 母亲的小板凳

□积雪草

母亲有一只小板凳，追溯起来比我年龄还大，因年代久远，又老又旧，虽有包浆之感，但却不是古董。母亲一辈子搬了好几次家，每一次迁徙都会丢掉一些东西，但却始终没有舍得丢掉那只矮脚小板凳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特别不理解，一只破矮脚小板凳有什么了不起，当宝贝一般放在家里，那颜色，那样式，“土”得都掉渣，放在哪里都碍眼，留着它有什么用？有一次我趁母亲不注意，把那只矮脚小板凳丢到楼下的花丛里，母亲回家遍寻不见，问我板凳放哪儿了，我吱吱唔唔，不敢实话实说，母亲急了，说：“一只小板凳放在家里，又不碍你们什么事儿，难道它自己长腿跑了不成？”说到后来，母亲竟然掉下眼泪，我知道我闯了祸，飞奔下楼，在花丛里找到小板凳，拿回家后悄悄藏在柜子后面。

后来母亲偶然在柜子后面发现了那只小板凳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，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，一只破板凳而已，看得比亲闺女还亲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再后来，我终于知道，那只板凳是母亲的陪嫁。

母亲的陪嫁并不丰厚，而且都是些平常的东西，我小

时见过的有青花瓷瓶，被褥，衣裳之类，我万万没想到，这只平凡而普通的矮脚板凳也是母亲的陪嫁，而且随着岁月的变迁，那些东西都不见了，母亲的陪嫁只剩下这只矮脚小板凳。

有时候，母亲会盯着这只小板凳发呆，而且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，我猜想，她是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，看到了自己梳麻花辫、当新娘的美好时光，母亲叹气，长长的气息像一个感叹号，在感叹时光的流逝。

这只并不丑的矮脚板凳是母亲的父亲亲手做的，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姥爷，那时候我姥爷已经得了胰腺癌，虽是早期，但无药可医，人已是气息奄奄，瘦弱不堪。母亲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，掌上明珠，女儿要出嫁，母亲的父亲挣扎着爬起来，做了这只手工精巧的矮脚板凳做陪嫁，可见用心之良苦，用我姥爷的话来说，就是留个念想。

这只矮脚板凳跟随母亲很多年，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，像亲人一样，它见证过母亲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，母亲有时候也会跟这只板凳说悄悄话，高兴的事情，烦恼的事情，这只矮脚板凳都是母亲最忠实的听众。

# 乡村烤红薯

□徐学平

秋风乍起，天气却一下子转凉了。小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间不觉就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：一个硕大的油桶改装成的炉子，里面燃了红红的炭火，将红薯一块块架在炉壁上，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烤。烤熟了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。

烤红薯，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而又最简朴的吃法了。然而，在如此寂寥的清秋，捧一块烤得热乎乎的红薯在手，未及吃下肚儿已觉热乎乎的了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对于像我一样的乡村游子来说，又怎么会不让人忆起那段浓浓的乡情呢？

童年的乡下，家家户户都用砖砌的灶台做饭，而燃料则以稻草、麦秸等农作物的秸秆为主。庄户人家过日子总讲究个精打细算，饭熟之后，灶膛里的余烬还红旺旺着哩，用水浇熄了太可惜，于是细心的母亲便拣几个红薯埋进去煨好。放晚学的孩子回到家中就饿虎下山似地到处找吃的，碍于田间劳作的父亲还未收工，这时候，母亲就会扯着嗓子嚷开了：“锅灶里烤了红薯，先吃了垫垫饥。”

从灰烬里扒出红薯，剥开乌黑的焦皮，露出黄澄澄的瓤儿，顿时，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。放嘴里咬一口，软酥酥、甜丝丝的，那个香，就甭提了。剥过红薯的手上粘满了黑乎

乎的炭灰，稍不注意，就会弄到脸上、鼻子上。每每这时，母亲总是扭过头笑着，然后快速捏一下我的小鼻子，半斥半嗔地道一句：小馋猫！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，可以说乡村的孩子是无不受惠于灶膛里的烤红薯的，正因如此，那乡村的滋味至今仍让我梦魂萦绕……

而野外烤红薯，体现的则是一种野趣了。

收获后的田野满眼稻茬，平展展的一大片，于是，天也高了，地也阔了，人们的心情也开朗了。孩子们呢，更是撒欢地乐，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，随即，田地便在叫唤声、欢呼声，还有你争我夺的奔跑声中淹没了。不知啥时候，我们却悄悄溜走了，三两个小伙伴儿相约跑到野坡上寻寻觅觅，捡那些不慎被埋于土中或是被遗弃在地头的红薯。在避风的田埂上掏个简易的小土坑，再寻些干焦的树枝、枯叶塞进洞里，点上火，孩子们欢呼着，火光映着红扑扑的脸蛋儿。过一阵子，将红薯一块块地扔进去，用红彤彤的余烬掩埋起来慢悠悠地烤。待红薯焦糊了，赶忙把它从坑里拨弄出来，往地上摔两下，褪去皮，大口咬着冒着油的瓤儿，于是，乡村的烙印就只留在胃部——风中丝绸一样的细腻华美，恋人亲吻般的百转千回，大地的余香似的若有还无，顺着喉咙滑下去……心灵和胃一起跌至最要处。

# 父亲

□吴兰保

9月29日，28年前的这一天，父亲离去，离开他日盼夜想的四个孩子。这一天，夺去一个家庭的温馨。

在企业上班的父亲，区区几十元工资，不能养家糊口。父亲幼年在农村吃过苦，有捕鱼的经历。工作之余，父亲背一把撒网和工友往农村的河塘又拐的地方捕鱼。一把撒网拾余斤重，撒到水里，网纲的铅坠子抓住泥底。网顶是尼龙的，很细，用两手抓着，一把一把往岸上拽。网纲上的铅坠子紧紧抓着泥土，水里的草、杂物、鱼都被拉了上来。空网居多。沾水的撒网分量重了，较之先前，增加了几倍。如果水里的斜坡大，收网时更吃力。如果水里淤泥厚，起网就更难，一网用上吃奶的劲。若撒到一条大点的鱼，鱼在网中的动静，通过网顶绳能感觉到，是下水用手摸或在水里用双手拍上来。一天要撒多少网，没有准确计算过。通常父亲出门一身劲，回到家里，步子都迈不动，步履蹒跚，体力消耗可想而知。中午时分，肚子饿了，父亲拿出带来的馒头、咸菜，就着水壶里的凉水，垫饱了肚子，算一顿饭，下午二点钟，要回家了。父亲担一根小扁担，一头挑着鱼网，一头挑着鱼篓，匆匆往家赶，和早晨天没亮赶第一班早班车一样。挤上公共汽车，经过一至二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颠簸，来到家门口刚上人的菜市，把一天的辛劳卖掉，换回孩子们成长的营养和家庭最基本的开销。父亲没穿过一件好衣服，没有吃过一顿好菜。斜斜的网眼，像珍珠、玛瑙，一把渔网是收藏丰富的宫殿。这是父亲利用业余时间编织的、上万个网眼是包罗万象的窗子，人生的多姿多彩蕴含其中，可以看见有清风细雨，现出韵致来。

一年只有冬天，父亲能歇下来。冬天鱼能打，河塘干枯，哪有鱼的踪影，鱼都藏到深水御寒，出去的次数少，但有时父亲也出门。春天渐暖，父亲挑着渔网出门了，终年劳累，体力透支，没有营养的结果，父亲的身体浮肿，手指一按一个印窝。父亲没有歇息，仍出去捕鱼，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病情，耽误了治疗。父亲的肚子越来越大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到医院一查，确诊为肝腹水晚期。

一瓶瓶输液，一个个疗程。父亲胳膊的血管收缩了，父亲的两个胳膊看不到血管了，又在双腿吊水。他牵挂着孩子，这种牵挂延缓了父亲生命的历程。

父亲不能吃饭了，吃稍微硬点的东西，食道都划破出血，需紧急救治加上输血才能度过危险期。父亲只能吃流质，度过住院的一天。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，在医院受尽折磨。

这一天上午9点多钟，1989年9月29日，父亲的体温逐渐下降，父亲睁着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一天，已经整整经过了28年。所幸，孩子没有忘掉这一天。因为父爱时刻伴着孩子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
## 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1337262914@qq.com 有稿费哟！另外，提醒一下，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，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。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，邮箱同上。